



册府元龟  
卷之七百一  
至四

13  
849  
230





849  
230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令長部

總序

古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文軌所通諸侯而已縣道  
之制蓋未聞焉周初小司徒之職都鄙之制四甸爲  
縣方一十里周書千里百縣其名雖肇其地尚小東  
周之未諸侯強大封內之縣制始盛矣掌其政者魯

册府元龜 令長部



謂之宰仲尼爲中都宰是也齊謂之大夫齊威王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是也楚謂之尹沈尹成爲方城之外縣尹是也亦謂之公葉公諸梁是也秦氏罷侯置守以郡統縣其制萬戶已上置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置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所職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賦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其列侯所食者爲國國置相所掌如今長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皆置令長漢國之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三百石銅印黃綬成帝綏和初又詔長相皆墨綬哀帝建平中復

黃綬後漢自千石令至四百石長皆墨綬哀帝三采青赤紺淳青質長丈六尺八十首其屬官丞一人署文書典知倉獄大縣尉二人小縣一人主盜賊各置諸曹掾有廷掾勸農掾制度掾之類其餘大約如郡員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名爲長吏計食佐史百石以下名爲小吏統內五家爲伍十家爲什百家爲里里有魁以相簡察十里爲亭亭置長以禁盜賊十亭爲鄉鄉置有秩三老嗇夫凡五千戶置有秩秩百石小者置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三老掌教化凡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



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表其門以興善行游徼  
掌徼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主收賦稅丞尉而下並  
兩漢之通制也後漢以雜邑京邑所治屬官差多故  
丞有三人焉魏循漢制晉千戶以上及州治下皆置  
令臧此置長並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雜陽置  
六部尉大縣二尉次縣一尉小縣一尉又有主簿錄  
事史主記室史門下書佐幹游徼議生循行功曹史  
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書佐幹法門曹幹金倉賦曹  
掾兵曹史吏曹史獄小吏獄門亭長都亭賊捕掾等  
戶不滿三百以下職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

職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職吏四十人散  
吏八人千以上職吏五十三人散吏一十二人千五  
百以上職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以上職  
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鄴及長安置吏得同三  
千戶之制又縣戶百五已上置鄉三千已上置二鄉  
五千已上置三鄉萬已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千  
戶已上置治書史一人千戶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  
一人千五百已上置史一人佐二人又統內百戶置  
里吏一人千戶以上置較官掾一人又皆置方畧吏  
四人宋齊已後多如晉制縣令秩千石者銅印環劔



墨綬朝服進賢冠兩梁餘並一梁亦有帶雜號將軍而爲之者亦有以臺省而帶之者後魏縣置三令長爲封國者置相雒陽令其品從五上縣令相其品六中縣令相其品七下縣令相其品七下孝文初制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卽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守太和中復次職令其祿甚厚京官清貧者或帶縣令以優之其後用人益雜但選勤舊令史爲之而搢紳耻居焉北齊制縣自上至下下凡九等之差上上上中縣其品並從五鄴臨漳成安三縣同之上下縣其品六中上中中中下

其品從六下上縣其品七下中下下縣其品從七然用人尚濫武成帝搜揚世胄子弟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而授之自是始用士人凡上縣有丞尉先迎功曹先迎主簿功曹主簿錄事及兩曹戶曹金曹租曹兵曹等掾市長等員合五十四人上中上下縣遞減五人中上縣減六人中中縣減五人中下至下下縣遞減一人各置白直以供役鄴臨漳成安三縣其員差多鄴又領右部西部三尉凡一百三十五里臨漳又領左部東部二尉凡一百一十四里成安又領後部北部二尉凡七十四里里各置正後周長安萬



年縣令正五命七千戶以上令亦同之四千戶以上  
縣令正四命二千戶以上令四命五百戶以上令正  
三命戶百以下令三命隨增大興長安河東雒陽四  
縣令爲正五品諸縣以閒劇衝要爲等級屬官改尉  
爲正唐制有赤縣畿縣望縣緊縣上縣中縣中下縣  
下縣之差赤令其品正五畿令其品正六上縣令其  
品從六望緊同之中縣令其品正七下縣令其品從  
七其後又有次赤次畿之名後魏已後冠服並隨其  
品焉亦有假臺省官以榮之者屬官置錄事司功司  
倉司兵司法司士畧如周制丞爲副貳如州上佐主

簿檢轄如州錄事參軍尉分治諸曹如州判司統內  
百戶爲里里置正五里爲鄉置耆老亦曰父老五代  
因之夫一同之地有社稷焉有吏民焉可以事神可  
以爲政有督責之令有刑罰之威勸課以率下貢賦  
以奉上蓋生民舒慘之所屬國家休戚之所同至于  
丞尉而下皆亦攸助其治居其任者可不重乎今故  
銓次其善惡之迹以爲後世之戒焉凡二十一門

選任 褒異 公正

選任

令長參五等之列布一同之政苟非選任苟補風化



所以蘊幹才而有聲因篤行而辟召若非務其幹蠱  
守以廉勤恕察民情精深理道則曷能與於此哉故  
曰正理之本必在于親人親人之官莫切于令長斯  
之謂矣

漢嚴延年任侍御史坐法致死亾命會赦出丞相御

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後

為搽官帝識之識其前劾霍光擅廢立拜為平陵令

尹賞為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潁陽

令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成帝永始元年延間長安中

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或有自怨于吏或受

人賄賂為仇讐也相與探丸彈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也得赤丸

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其黨與前為吏及在人所

殺者則主其喪事也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樹道枹鼓

不絕枹擊鼓推也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

宜從事

後漢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漢官議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

儉節

韓韶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

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

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



魏何夔爲太祖司空掾屬時東南多變太祖以東郡爲鄆令夔爲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鄭揮字文公避難淮南太祖聞其爲行召爲邵陵令蜀鄧芝字伯苗先主定益州爲郫郫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

南齊沈憲爲左軍司馬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爲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治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

傅琰初爲山陰令有能名及謂江夏王錄事參軍大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

陳沈君高爲廷尉卿官帝大建元年東瓊大小百姓饑敝乃以君高爲貞威將軍吳令

蕭弘爲中庶子以疾去官明年京師多盜乃復起爲貞威將軍建康令

褚玠爲中書侍郎太建帝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汙免宣帝患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曆曰稽陰大邑久無其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曆進曰褚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



冊府元龜 卷之七百一  
同乃除戎昭將軍山陰令  
比齊路去病爲殿中侍御史以正直知名時敕用士  
人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臨陽令  
後周辛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時事成都一方之  
會風俗舛雜尉遲迥平蜀以昂達於從政表昂行成  
郡令

唐權懷恩高宗時爲尚乘奉御有奉乘安畢羅善于  
調馬帝頗狎之懷恩因奏事遇畢羅在帝左右言戲  
無禮懷恩旣退執而杖之帝知而嗟賞謂侍臣曰懷  
恩巧能不避強禦真良吏也即日擢爲萬年縣令

竇申德宗時爲司勳員外郎貞元二年正月詔曰政  
理之本必在於親人親人之官莫切于長令臺郎御  
史選重當時得以分朕之憂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  
人咸以器能精深理道輟於周行住涖通邑申可長  
安縣令鄭珣瑜簡較吏部員外郎兼奉先縣令嘗武  
簡較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賈全咸陽縣令兼監  
察御史韋貞伯藍田縣令兼監察御史崔滌以原縣  
令兼侍御史王倉簡較比部員外郎兼美原縣令李  
曾盤屋縣令兼監察御史李鯤富平縣令兼殿中侍

御史



章夏卿爲刑部員外郎時久旱詔于郎官中選畿赤令繇是改奉天縣令

馮伉貞元中爲膳部員外郎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卒克弔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疋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屬醴泉關縣令宰臣進人名德宗意不可謂幸臣曰前使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縣令

梁季文矩爲司門郎中太祖開平元年六月以文矩爲開之縣令司勳員外郎孫拙爲浚儀縣令先是二邑皆吏部注授今昇爲赤縣故命二省郎理

### 褒異

夫賞有功褒有德帝王之彛典也古者子男之任實列于諸侯宰字之官或選于郎署蓋民政之攸係而教化之所出也西漢而下暨夫五代乃有知識深遠材用周敏察身以馳譽勤職而集事布優異之政著殊尤之績獄訟稀簡寇盜衰息以至濟危窘而有備制疆禦而不懼力勸乎耕稼誕宣其條教由是增之爵秩進諸章綬或降彼恩詔臨問其勤勞或載在冊書激勸乎群萃或寵之蕃錫或賜之嘉名斯皆薰灼其聲猷便蕃其崇獎咸用編次式垂于後



漢王尊行美陽令事宣帝行幸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辦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號供張也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

後漢卓茂前漢末為密令有異政光武即位下詔褒之拜大傅封褒德侯

歐陽歙為原武令光武初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

孔奮建武初守姑臧長光武詔書以為治有絕迹賜爵關內侯

董宣為雒陽令卒于官光武詔遣使者臨視惟見布被覆尸妻子對哭有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

宣廉潔死乃知之帝以宣嘗為二千石賜文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

馮魴遷郟令光武車駕西征隗囂潁州盜賊群起郟賊延褒等眾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皇帝聞其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闕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

秦彤為襄贛令時賊鈔掠到官誅鉏姦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

寒朗為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帝東巡



待過濟陽三老吏人上陳朗前政狀帝至梁見朗詔  
三府爲辟首由是辟司徒府

魯恭爲中牟令有異政河南尹袁安上書言狀章帝  
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年名士王方帝  
卽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恭在事三年州  
舉尤異後拜侍御史

魯丕恭之弟也爲新野令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  
陳重爲細陽令舉尤異遷會稽太守

臧旻爲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

童恢爲不其令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

魏楊沛漢末爲新鄭長大祖爲兗州刺史西迎天子  
所將千餘人皆無糧沛進乾椹大祖喜後大祖以爲  
鄴令已拜大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  
奉宣科法大祖善之顧謂坐席曰諸君皆可畏也賜  
其生口十人絹百疋旣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椹也

崔林河東武城人大祖定冀州召除鄆長冀無車馬  
單步之官大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  
張陟以林對于是擢爲冀州主簿

吳張純字元基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爲太子輔義  
都尉



晉郤正初仕蜀爲祕書郎入晉除安縣令武帝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以正爲巴西大守竇允爲謂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修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典化立教之務也謂者竇允前爲浩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涇者是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叅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

夏謨爲鄴令卒咸寧元年以謨有清稱賜穀百斛

宋劉真道爲錢塘令文帝元嘉十三年東饑帝遣楊

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上表薦真道

政績爲治民之良宰帝嘉之賜穀千斛以真道爲步

兵校尉

江秉之爲山陰令以在縣有能遷補新安大守

梁何遠爲武康令勵廉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高祖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自縣爲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

陳褚玠爲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乃鎖次的等以其狀啓臺宣帝手勅慰勞



北齊薛琡初仕後魏爲雒陽令孝明時京師久旱悉召集華林理問惟雒陽獄有三人帝嘉之賜絹百疋後周路去病初仕北齊爲饒陽令有能名武帝平齊重其能官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

隋房恭懿高祖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爲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時雍諸縣令每朔謁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劉曠爲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潁言其狀高祖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

多矣卿能獨異于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爲勸于天下優詔擢拜黃州刺史

郭絢爲漆縣丞煬帝問納言蘇威天下清名第一者誰威以絢對帝賜絢帛百疋令朝集使送至郡郊以旌異焉

唐李大亮高祖武德初爲土門令勤以懇闢歲因大稔時太宗居藩撫巡北境聞而嘉之賜馬一疋帛五十段

王甫武德初年爲醴泉縣令有善政賜帛五十段賞之



賈敦實爲饒陽令政化清淨老幼懷之時兄敦頤復授瀛州刺史舊制大功已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職俱有能名遂不遷替

常崇德爲葉縣令高宗咸亨二年冬幸許汝等州詔賜崇德絹百疋表清節也

鄧玄挺爲頓丘令爲縣有異政璽書勞問

馮元淑爲清漳令政有殊績又歷浚儀始平二縣令中宗時降璽書勞勉仍令史官編其事迹

李朝隱爲長安令有宦官內寺伯干以非法朝隱正色叱之仍繫于獄睿宗下製褒之曰夫不吐剛而諂

上不如柔而黷下者君子之事也踐雷必繩登車無屈者正人之務也中大夫行長安縣令李朝隱見義不回強直自遂亟聞佳政累著能名近者品官入官有干儀式遂能責之以禮繩之以德但宦豎之流多有憑恃柔寬之代必弄威權每觀載籍嘗爲嘆息朕規戒前古勤求典憲能副朕意實在斯人虞延持皇斥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傳古稱遺直復見于今思欲旌其美行遷以重職爲時當閱戶政在養人宜加一階用表剛烈

劉思穆爲深州饒陽縣令崔懷嶷爲冀州信都縣令



玄宗開元三年並以課績居最各賜物三十疋勅有司待秩滿日優與處分

唐昇爲河東縣令代宗大曆七年褒昇階至朝散大夫更留三年旌善政也

韋滌爲涇陽令德宗貞元二年正月詔曰滌有禦災之術有字物之方人不流亾事皆辦集惟是一邑之內獨無愁怨之聲古之循良何以邁此可簡較工部員外郎兼本官賜緋魚袋并賜衣一襲絹一百疋馬一匹凡百君子各宜自勉

鄴瑜爲奉先令韋武爲昭應令崔琮爲華元令韋貞作爲藍田令李曾爲盩屋令貞元三年五月詔以瑜瑜爲饒州刺史武爲遂州刺史琮爲歙州刺史貞伯爲舒州刺史曾爲郢州刺史錄善政也各賜馬一匹并綵物衣服以遣之

王正雅爲萬年縣令當穆宗時京邑號爲難理正雅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爲京兆尹帝前褒稱帝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遷戶部郎中

梁劉群爲長子令開平二年三月大祖在澤州群率人戶來見且言久在山谷保護親族每與軍前潛探報蕃賊行止時亦供餽芻粟迺相告報帝嘉其忠節



乃賜群章服百姓賑而遣之

李濟美爲開封令薛昭文爲浚儀令乾化二年開封尹以其課最來上請未除替勅曰李濟美等宰邑浩穰有及物之政朕甚嘉之宜量留一年

後唐王延禧攝湯陰縣令柳承翰攝主簿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並賜緋魚袋以帝赴難時經過供頓之勞也

李溫美爲博州武水縣令廢帝清泰二年縣民郭贊而下再經州將陳狀乞奏留之觀察使言溫美公廉無濫賦于民實爲良吏詔曰州縣量留已有規制李

溫美賜緋魚袋

晉趙昝爲壽長令高祖天祐四年七月詔考蒲之外量留三年飛蝗避境故也

漢劉繼儒晉末爲晉陽縣令兼昌陵臺令開運三年詔曰興王舊地原廟所存載懷瞻奉之心允屬循良之吏以爾蒞官有政晉人美之假其省銜許留周歲更圖盡瘁以稱陟明可簡較工部員外郎仍量留一年從北京奏故也

周劉表微爲新安令大祖廣順元年遷河東府司錄參軍獎能吏也



公正

古者子男居五等之列今宰爲百里之長人民社稷之攸繫政教威令之所出故名器斯重選任非易歷代而下惟賢是圖乃有稟剛方之性勵貞固之操中立不倚當官而行拒非理之求絕諂上之迹謹守科法靡顧疆禦惟公是徇惟弊是革以至矯偷薄之俗弃印綬而去者咸足多尚者已

齊晏嬰字平仲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乎晏子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

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于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權家民之饑者過半君反迎而賀臣臣願乞骸骨公乃下席而謝曰子強復治之東阿者子之東阿也人無復與焉

后漢虞延少爲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賓客放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陳球爲繁陽令時魏郡大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



之大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督郵不肯  
袁安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因安致書于令安曰  
公事自有郵驛私情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  
懼然而止

趙儼爲郎陵長陽安大守李通妻伯父犯法儼收治  
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于牧守通妻子號泣以  
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  
憲不阿與爲親交

武周爲下邳令時徐州刺史沛國公臧霸敬異周身  
詣令舍部從事諛調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

以善周

周規爲臨湘令長沙大守程徐二月行縣教諸縣治  
道規以方春向農民多劇務不欲奪人良時徐出督  
郵責規卽委官而去徐憮然有愧色遣功曹齎印綬  
檄書謝請還歸規謂功曹曰程府君愛馬蹄不重民  
力徑逝不顧

魏滿寵漢末爲許令故大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  
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詞勿加考掠寵一  
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大祖言之曰楊彪考訊  
無他詞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



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大祖卽日赦出彪  
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

司馬芝爲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勲貴寵驕豪又芝故  
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勲與芝書不著姓名而  
多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勲以不軌誅交  
關者皆獲罪而芝以此見稱

吳陶謙爲舒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  
耻爲之屈當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乃舞舞入不  
轉磐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晉李密爲温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

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  
之劾也密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温縣必賫求供  
給温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  
密剗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  
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  
求之辟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西主司  
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正  
前秦徐嵩爲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  
請託路絕苻堅甚竒之謂其叔父咸曰人爲長吏故  
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



南齊孔道爲陽羨長義興太守王績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道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爲有司所奏績坐白衣領職

梁顧憲之初仕宋爲建康令至于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

羅研爲信安令故事置勸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從之

隋劉行本爲太子左庶子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由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

唐李義琰爲太原尉時李勣爲并州都督僚吏皆望風懼伏義琰獨挺持曲直勸甚禮之

李元素爲武德令時州將李文暕將調率金銀造嘗滿鑄以獻百姓甚弊之而官吏無敢異議者元素抗詞固執文暕乃損其制度以家財營之

楊瑒爲麟遊令時御史大夫竇懷貞簡較造金仙玉仙二觀移牒近縣徵百姓所隱逆人資財以充觀用瑒拒而不受懷貞怒曰焉有縣令卑微敢拒大夫之命乎瑒曰所論爲人寃抑不知計位高卑貞壯其對遂寢其事又中宗時韋庶人上表請以年二十二爲



公正  
丁限及韋氏敗省司舉徵租調瑒執曰韋庶人臨朝  
當國制書非一或進階卿士或赦宥罪人何獨于已  
役中男重徵丁課恐非保人之術省司遂依瑒所執  
一切免之

薛訥為藍田令有富商倪氏于御史臺理其私債中  
丞來俊臣受其貨財斷取義倉粟數千石以給之訥  
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為儲蓄安敢絕衆人之命以資  
一家之產竟執之不與會俊臣得罪其事遂行

後唐羅貫為河南縣令貫為人強直正身奉法不避  
權豪時宦官伶人用事凡請託于貫者其書盈閣一  
無所報皆以示郭崇韜崇韜因奏其事由是左右每  
言貫之失

令長部

能政

遺愛

課最

能政

大建縣邑置令長有祿獲焉有人民焉政之所由  
也歷代而下曷嘗不推擇而授任故其官委績流  
冊府元龜終

冊府元龜

令長部

卷之七百一







之以恩信或鎮之以清靜或兼文武之用或適寬猛之宜而史氏之述曰其民稱之懷之詠歌之不欺之畏而愛之雖為政不同歸于能矣

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

宓不齊字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倉廩賑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附耳未也對曰當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

達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遺策舉無敗功矣

惜乎不齊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詩曰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于宓子賤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逸子則君子矣逸四支平耳目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教而已矣

子音年十八齊君使之化阿至阿鑄其庫兵以為耕器出倉廩以賑貧窮阿縣大化

西門豹魏文侯時為鄴令河內稱治名聞天下

子產治鄭

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漢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



不苛以愛利為行仁愛于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

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

召信臣字翰卿九江壽春人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

後漢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哀帝時以父任為郎後父仁為河南郡尉而述補清水長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

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

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

歐陽歙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

政遷河南都尉

班彪察司徒廉

察舉也司徒薦為廉

為望都長吏民愛之

耿國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

李咸為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

劉平彭城人為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後為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下



能政

知所問惟班詔書而去

魯王興光武兄子試守緱氏令有明畧善聽訟甚得名稱

法雄為平氏長善政事吏人威愛之南陽太守鮑得  
上其理狀遷宛陵令

滕撫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  
六縣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

劉駒駮為涇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

韋義為廣都長甘陵陳二縣令政甚有績官曹無事  
牢獄空虛

陸康為高城令縣在邊郵舊制令戶一人具弓以

備不虞不得行來行來猶往來也長史新到輒發民繕修城

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寇賊亦息州  
縣表上其狀

和拂為宛令時南陽縣郡吏因休沐游市里為百姓  
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

者政有能名

第五訪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  
口十倍

趙苞為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



西大守

葛龔為湯陰令又為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

王渙為雒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

任浚為劇令

劇縣各屬北海郡

初雒陽令王渙卒後連詔三

公時選皆不稱職順帝永和中以浚補之浚擢用文

武吏皆盡其能一歲斷獄不過數十

衛颯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按劇除侍御史襄城令

政有名績

童翊舉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

宋登為汝陰令為政明能號稱神父

桓鸞為巴吾汲二縣令世有名迹諸公並薦

劉洪為曲成侯相政教清均吏民愛而畏之為州郡

之所禮異也

崔瑗為汲令在事數言便宜視事一年百姓歌之

袁安歷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

荀淑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

劉虞為博平令治政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

害不生

魏梁習漢末為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

治



崔林河東武成人太祖定冀州召除鄆長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于是擢爲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倉慈字孝仁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

吉茂字叔暢舉茂才除臨汾令在官清靜吏民不忍欺

蜀呂乂爲新都綿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

晉曹攄爲雒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

喬智明少以德行聞成都在王穎表爲殄寇將軍除兗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

竇允始平人出自寒門清尚自修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豐長勤于爲政勸課田蚕平均調役百姓賴之爲臨水令克己勵俗改修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

潘京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于政術路不拾遺陸雲爲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

宋傅僧祐有吏才再爲山陰令甚有能名末世令長



莫及

江秉之為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為建康令為  
 治嚴察京邑肅然後為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  
 訟訴殷積階庭嘗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嘗得無事  
 宋世惟顧凱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  
 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遷補新安太守  
 徐豁為山陰令精練法理為時所推  
 陸徽吳人也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為太祖所善  
 南濟沈憲為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嘆之曰此  
 人方圓可施

蕭赤斧為錢塘令治政為百姓所安遷正員郎吏氏  
 請留之時議見許

蕭景為永寧令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  
 服景為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凝滯者可就永寧令  
 決之

傅琰字季珪山陰令僧祐子也琰又為山陰令山陰  
 東土大縣難為官長僧祐在縣有稱琰尤明察父子  
 並著奇績江左鮮有世云諸傅有治縣譜子孫相傳  
 不以示人

一云琰為武庫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一縣皆謂之傅聖也

劉玄明有吏能為山陰令大著名績傅琰子翽代玄



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我有  
奇術卿家譜所不載我臨去當告卿將別謂之曰作  
縣惟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顧憲之爲建康令性清儉強力爲政甚得民和故京  
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爲顧建康醇清且美也  
丘仲孚爲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爲之誣曰二  
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  
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也  
吉玘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暮  
月風化大行

陳殷不佞初仕梁承聖初爲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  
姓流移不佞巡撫招集襁負而至者以千數

江德藻爲新淦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

後魏韓念祖爲上黨令徐州刺史尉元表念祖始臨  
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撫慰招集愛民如子南來  
民費侯先等前後歸附戶至二百有餘南濟陰郡睢  
陵縣人趙憐等辭稱念祖善于綏撫清身請乞念祖  
爲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立一縣獻文  
詔曰樹君爲民之情如此可聽如請

吳平仁爲定陽令有恩信戶增數倍汾州刺史穆羆



以吏民懷之爲表請孝文從之

楊機行河陰縣事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

高謙之爲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盜治體多爲政事

北齊杜弼爲光州曲城令爲政清靜務盡仁恕詞訟止息遠近稱之

隋房恭一字慎言沉深有局量達于從政爲平恩令有能名

郎茂初仕比齊爲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爲立清德頌周平齊後爲衛國令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要明廉耳

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

長孫熾爲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爲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以寬平顯爲政不同部內各化

魏德深大業中爲貴鄉長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賂所在徵歛下不堪命惟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爲大化于是盜賊群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惟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



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于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法者數矣其鄰城營造皆聚于廳事吏人迺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清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嘗若無事惟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餘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嘗爲諸縣之最

高世行大業末爲櫟陽令劉高爲蕭令劉焮爲城臯令俱有恩惠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爲吏人所稱

唐顏師古隋仁壽中爲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尉何以克當師古曰剖鷄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官梁以幹埋聞

獨孤懷恩爲鄆縣令高祖平京城受長安令在職嚴明甚得時譽

韋本慶調露中爲烏程令風化大行

李峴信安王禕第三子樂善下士頗有吏才以門蔭入仕累遷高陵令政術知名特遷萬年令所蒞皆著聲績

蔣沅乾元中爲陸渾監屋成陽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沅竭心撫綏所至安輯副元帥郭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誠軍吏曰蔣令清嚴幹辦供億固嘗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其爲時人



所稱如此

闕播大曆中為河南府兵曹攝職數縣皆有政能

田庭玠魏傳節度使興之父幼敦儒雅不樂軍職起

家為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所至以

良吏稱

王正雅穆宗朝為萬年令時京邑號為難理正雅抑

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于帝前保稱

帝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遷戶部郎中

後唐賈復累為鎮冀屬邑令所蒞有能政

劉遠清泰初為鉅野令縣民張廷煦等舉留遠詔曰

月限外量留一年

李温美清泰中為博州武水令縣民二百舉留温美

詔本限外留一年

王遵美為密州諸城令考限欲滿部人以善政舉留

時已除替人特減一選

晉李顥美為武陽令性廉謹大著政聲

任沉為青州邑益都令縣民舉番勅量番一年

孟承誨為宗城令秩滿以百姓舉番移嘗山臺城令

皆有善政

宇文頡為汝州襄城令縣民舉請敕月限外量番一



年

李啟為太谷令北京上言殷釐務公廉以德化下獄無囚繫刑無鞭撲薪水之事不擾于民力賦與之數不失于公程三時勸農躬行田井乾糶曝皸裏行而食一邑熙熙長幼有序流者歸復如戀父母今考秩垂滿眾情願留敢希明恩重令治任詔下褒羨量留一年

周司徒詔清河人後唐明宗之鎮那臺詔往謁之甚見禮遇命試吏于邯鄲歷永年須城令皆有能名景範初以明經擢第歷貝州清陽簿濮州范縣令皆

以強幹著名

李元懿為青州北海縣令民五千餘詣關舉稱元懿所任添千戶出稅錢貫疋萬勸課百姓種樹十三萬于縣廨內種樹千其年早霜北海不損田諸縣蝗不入縣界泥龍求雨無應李令答龍責之即日雨足民有詞訟當面剖斷出俸錢修公廨置什物當李令在官曾將其事于本州舉請前使劉銖以為阿附例遭決責令以元懿之政望更賜李令三二年時元懿已授宋城令以縣民堅請遂復為北海以獎之

遺愛



觀夫寄百里之命布一同之政若乃清白自處風教  
 外行訢合民情允臻王化則有因伏臘以放囚繫勸  
 農桑而成歲事民懷其惠吏不忍欺頌德以立碑畫  
 像以配祀故先民有言曰善人為政歿且不朽其是  
 之謂乎

西門豹為鄴令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溉至漢  
 時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  
 水且至馳道合二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  
 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  
 終聽置之

漢朱邑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  
 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  
 敬焉後遷大司農病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  
 民愛我必塋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嘗  
之祭及死其子塋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邑起冢

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焦贛為小黃令化行縣中舉最當選三老官屬上書  
 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  
 後漢卓茂初為密令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下部  
 丞勸農桑遷茂為京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



魯恭為中牟令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

王喬為葉令及卒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

韋義為廣都長以兄順喪去官廣都為生立廟後為

甘陵陳二縣令及卒二縣吏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

寒郎為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

和帝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郎前政狀帝

至梁召見郎三府為辟首由是辟司徒府

揚仲績為祁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

劉寵為東平陵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弃官去

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

姜詩為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為立祀

宋登為汝陰令後為潁川大守病免卒汝陰人配社

祠之

王渙為雒陽令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

皆相與賦歎致奠醢以千數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

廉皆顧繫按于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嘗持米到雒為

卒司所鈔嘗亾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

恩其政化懷物如此人思其德為立祠于安陽亭西

每食輒弦歌薦之

陳寔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以沛相賦歎違



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

荀叔為當塗長歷朗陵侯相及卒二縣皆為立祠

劉陶為順陽長

入云名陶  
餘為順陽

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

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蜀董和為成都令縣界豪強憚和嚴去訖益州牧劉

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幼相携乞晉和者

數千人璋聽晉二年

晉荀勗為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

生為立祠

陸雲為浚儀令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

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孔奕為全椒令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

南齊樂預為永世令民懷其德卒有一老嫗行檐解

蔽若將詣市聞預死弃檐號泣

周顥為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

梁樂藹為龍陽相以父憂去職吏民詣州請之葬訖

起焉

劉香為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人三百餘人詣闕請

留勅許焉

蕭景為永寧令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



陶表請景爲郡不許還爲驃騎將軍  
傳岐爲始平令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  
之聲聞于數十里

隋劉曠高祖開皇初爲平鄉令在職七年風教大洽  
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于路將送數百里不絕  
魏德深煬帝大業中爲貴鄉長百姓不擾稱爲大化  
遷館陶長貴鄉吏人間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歔流  
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  
絕旣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父母貴鄉父老冒涉  
險難詣闕請留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

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瑩等  
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  
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  
後與賊戰没于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房彥謙爲長葛令超授鄭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  
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唐張元濟隋大業中爲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  
懷之

高獻爲通義令以善政稱去官後人吏樹碑頌其德  
崔彥智爲博州清平令以歲滿當去職百姓懷其善



政請闕請更留一年制許之

韋景駿為肥鄉令後為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晉連經日有童稚數人年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謂曰計吾去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慙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隄橋並是明公遺迹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覩不覺欣戀倍于嘗也其為人所思如此  
崔縱為藍田令寬明勤謹德化大縣人請立碑  
薛珪為渭南令以清白尤異聞遷昭應令縣人請立碑紀政珪因固讓不受

裴耀卿為長安令在職二年寬猛得衷及去官縣人甚思詠之

晉史圭為樂壽令里人為之立碑

課最

夫郡縣者國之藩維令長者民之父母欲親其民必修其政則有立神明之譽興廉讓之風吏民悅服獄訟和平清白尤異課績連最莫不升諸公朝待之異數所以三考黜陟前王令典五等優劣後世準繩不然清濁不分善惡何勸乎

漢卜式為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

為縣令而



又使領漕其課最上

趙廣漢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

王尊行美陽令事宣帝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

辦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

義縱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敢行暴虐之政少溫籍言無所

合容縣無逋事逋也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

焦延壽守贛為少黃令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

遷以課最而被舉故一遷而為他官也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

增秩留依許留而增其秩

召信臣為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

後漢杜詩為成臯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

魯恭為中牟令在事三年州舉尤異

魯丕為新野令視事暮年州課第一

祭彤為偃師長有權畧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

一

牟融以司徒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吏畏

而愛之治有異迹為州郡最

孔奮守姑臧長詔書以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

內侯



胡紹為河內懷令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陳重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選為會稽太守

劉祐除任城令兗州舉為尤異

童恢為不其令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

伏恭為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為尤異

魏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

三輔第一

臧旻為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

蜀呂義為新都綿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

晉鄭袤為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為諸縣之最

杜軫除池陽令為雍州十一郡最

宋夏侯詳為新汲令治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為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

南齊蕭景為永寧令治為百城最

梁丘仲孚再為山陰令仲孚長于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稱神明治天下第一



隋長孫熾建德二年授雍州倉城令尋轉蓋屋令頻  
宰二邑考績連最遷嶠郡守

劉曠開皇中爲臨穎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

房恭懿開皇初爲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

房彥謙爲長葛令仁壽中文帝令持節使者巡行州  
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爲天下第一

唐劉思穆爲深州饒陽令與冀州信都令崔懷疑課  
績居最

薛珽拜試太子中允兼渭南令奏課第一間歲復以  
清白尤異聞

路嗣恭始名劒客後歷仕郡縣有能名後授神烏令  
考績上下爲天下最以其能賜名嗣恭

裴向累爲京兆府戶曹轉櫟陽渭南縣令奏課皆第  
一朝延亟聞其理行擢爲戶部員外郎

王播爲殿中侍御史授三原令臨所部政理修明恃  
勢豪門未嘗貸法歲終考課爲畿邑之最

冊府元龜終

冊府元龜 卷之七百二 令長部

卷之七百二

二十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令長部 三

教化

感化

勸課

教化

傳著格耻之論雅有胥傲之訓盖邑宰之任風化之所出焉有社稷之守有人民之衆施于爲政足以成俗乃有示之禮讓陳之德義推之以誠信勗之以仁



厚躬行儉約以戒奢侈興隆學校以尚經術責已以息其訟隨方以勸其善繇是俗化斯革政事惟醇貪暴用悛親黨成睦下以無爭人不忍欺至于道不拾遺耕者讓畔斑白不挈茲誦相聞者蓋有之矣頌曰懷我好音斑固亦云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者皆斯之謂也

魯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

仲繇字子路為蒲大夫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而善之曰繇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繇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繇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

問曰夫子未見繇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廬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言偃字子游為武城宰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咲曰割雞焉用牛刀

言治小國何須用大道

子游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謂從行者偃之言是

也前言戲之耳戲治小而用大道

必子賤治單父恐魯君聽讒令已不得行術將行謹



迎史二人似至單父使其書將書宓子掣其肘書不  
 善則怒史患之請歸報魯君太息曰宓子以此諫寡  
 人也乃令告宓子曰自今以來單父非寡人之有也  
 子有之也有便于人者決之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  
 諾得行其術三年巫馬期往而觀化于單父見夜漁  
 者得則舍之期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化至矣使民間  
 行若有嚴刑于旁敢問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嘗與  
 言曰誠乎此者形乎彼宓子必行此術也

高柴字子臯一作子羔為成宰初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

哀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哀成人曰蠶則績而蠶

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嗚凡

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筐蟬有綏不為蚕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蝸也綏謂蝸長在腹下也

魏西門豹為鄴令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兵甲官無計

會人數言其過于文侯文侯身往行其縣果若人言

文侯曰翟黃任子治鄴大亂子能變道則我不能將

加誅于子西門豹曰王主富民霸王富武臣國富府

庫今君欲為霸者也臣敢為績于民君以臣請先登

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乃登城而鼓之致甲甲

苛箭操兵弩而出再鼓服捷載粟米而出服駕出

侯曰罷之西門豹曰信非一日積也一舉而欺之其



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後漢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欺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餽

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于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疆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按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于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喚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治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禁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貫寬貸也于是吏人信服

劉寵為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躬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

宋均為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後為上蔡令時府下詔禁人喪

葬不得侈長

禁之不得奢侈有餘

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

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并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法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嘗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按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各為賈子生女各為賈女

吳祐為膠東侯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



輒閉閣自責然后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闕里重  
 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喬夫孫  
 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  
 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  
 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  
 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劉矩為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  
 革民有爭訟矩嘗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  
 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  
 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正

揚仁為什邡令寬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

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之朝由是義

學大興

陳寔為大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歸附者  
 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縣司官行部吏慮有  
 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  
 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  
 人乎亦竟無訟者

劉梁為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  
 庶彙瓚隸風移礪礪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



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戒躬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

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暮年稱其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極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恣於一朝欲致子以不孝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

其子母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

孝子 一日覽為縣陽遂亭緣好行教化部人羊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請責元以子道

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床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 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

庭化我鳩梟哺所生

鍾離意為毆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亦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 童恢為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



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餼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

劉平爲全椒令掾吏五日一朝罷門闌卒署各遣就農人懷感至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囚徒民各自以爲職不知所問惟頒詔書而已魏鄭渾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

趙儼爲朗陵令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寢者收縛突驗皆得死罪儼旣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

司馬朗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舡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

高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况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爲佳吏

蜀董和字幼宰劉璋以爲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



後貨殖之家侯服王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晉杜軫爲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

唐彬爲鄴令道德齊禮朞月化成

范甯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往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

江道爲大末令縣界深山中有凶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半道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

宋孔欣之爲武康令時吳興人沈道虔居石山下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嘗無食以給學徒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

梁裴子野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

後周辛昂爲成都令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



誠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

隋劉曠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  
丁寧口曉以義理不加繩劾自各引咎而去所得俸  
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  
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治獄中無繫囚爭訟絕  
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

郎茂爲衛國令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  
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  
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  
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

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

唐高智周嘗州晉陵人高宗朝舉進士補費縣令與  
丞尉均分俸錢政化大行人刊石以頌之

韋景駿開元中爲肥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  
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  
溫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鳴  
咽乃取孝經與之令習讀於是母子感悟自請改悔  
遂稱慈孝

馮伉貞元中爲醴泉令患百姓多昏猾爲著諭家十  
四篇大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



傳習

感化

夫寄百里之命布一同之政既惠愛以臨民必誠心而待物則有民懷感而附德物反妖而爲瑞是以獸出其境鳳集于庭雉馴蝗散滅火反風感化所至其道可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斯之謂也

後漢卓茂初爲密令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

劉昆以光武建武五年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

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

謝夷吾爲壽張令明帝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

郡國荐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鄭引爲騶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登騶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不以爲然遣使案行如言也

戴封爲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亦頓除一境竒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



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

楊統章帝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

伏縣界蒙澤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

舍人庶稱神也

魯恭為中牟令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

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

往廉

仁恕掾王獄屬河南尹廉察也

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

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

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

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禽獸此二異也豎子有

仁心此三異也以留徙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

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

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恭廉不矜功封以言府

府即奏上尹以椒勞曰君以各德久屈中牟暴安因

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

上書言狀章帝異之

公沙穆為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乃設

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田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

經日既霽而螟蟲自消百姓稱曰神明

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獲二虎

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

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



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

韓稜字伯師爲下邳令視事未朞吏民愛慕時鄰縣皆雹傷稼惟下邳界獨無

王阜字世公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止學宮阜使校官掾長沙豐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翱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

劉平爲全椒令先是縣多虎爲害平到修政選進儒良退黜貪殘視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陳曄字文鍾爲率令有惠政桑旅生二萬餘株民以自給

劉虞爲博平令治政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攘蝗蟲爲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南齊夏侯恭叔爲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成以善政所致

梁庾黔婁任齊爲編令治有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

陳司馬申宣帝太建九年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巢于縣庭



唐元德秀為魯山令部人為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猛獸為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之猾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即破械出之翼日格猛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此類  
晉趙賡為壽張令高祖天福四年閏七月詔賡考滿之外量留年以飛蝗避境故也

勸課

夫百里之長教乃居先四民之業農為之首俾盡力平樹藝在以時而敦勗若乃嚴制科令篤勸生業雖果菜之細鷄豕之微咸有名數以為程課所以風化振舉戶口繁多靡不由此者也所謂勸穡以固本原生以利人斯之謂矣  
後漢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鷄豕有數

魏楊沛字孔渠為新鄭長與平禾人饑窮沛課民益蓄乾椹收豈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舍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椹  
楊仁為什邡令懇田千餘頃



邢顥為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

吳陸遜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縣連年荒旱遜

開倉穀以賑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

晉竇允字文雅始平人為浩亶長勤於為政勸課田

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

梁姚察為原鄉令時邑境蕭條流亾不及察輕其賦

役勸以耕種於是戶口殷盛民至今稱焉

沈瑀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

栗女丁半之人咸勸悅頃之成林

唐李大亮武德初為土門令屬百姓饑荒大亮勸以

聖闢歲因大稔

令長部

仁惠

靜治

廉儉

傳曰心勝相愛人之仁也又曰德以施惠若夫

李邕少任蘄州下之志誠信託篤史不忍欺仁惠所

冊府元龜

令長部

卷之七百三



冊府元龜 今長部

卷之七十四

十一

冊府元龜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今長部

仁惠 靜治 廉儉

仁惠

傳曰中心憐但愛人之仁也又曰德以施惠若夫居宰邑之任蘊恤下之志誠信既篤吏不忍欺仁惠所化民用胥悅斯固道德齊禮庶幾乎耻格者也至有

冊府元龜 今長部

卷之七十四



遭疫癘而給以醫藥值伏臘而免其徒繫遣囚申孝  
活人甘矣開公廩以賑乏出私穀以濟貧重絕世嗣  
俾有遺育或使人而坐罰或受餉而代輸及夫典利  
以厚其生捍患而濟其戾哀多以矜弱克已以愛人  
用能興廉讓之風成愷悌之政非夫恂恂君子以教  
化爲任者疇能及是哉

漢朱邑廬江舒人也少時爲柵鄉嗇夫廉平不苛以  
愛利爲行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  
之有恩所部民吏愛敬焉

後漢馮魴爲邾令光武西征隗囂頽川盜賊群起邾

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  
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卽  
馳赴頽川魴請行在所帝案行闕處知魴力戰乃嘉  
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  
自髡剔負鉄鎖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  
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  
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  
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  
萬歲是時無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  
清靜



虞延為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咸悅之鮑昱為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縣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永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上宿遂全其有子

鍾離意會稽山陰人少為郡督郵大守賢之任以縣

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

經給醫藥

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給營濟給之

所部多蒙全濟後為

堂邑令初到市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齊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趣作不日而成既畢為解土祝曰典功役者令也如有福崇令自當之民皆大悅邑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竟得以減死論

曹褒為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大守馮巖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



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  
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生之吾  
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奭務免官歸郡

吳祐爲膠東侯相安丘男子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  
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丘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  
乎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  
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  
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  
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  
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送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

中妻遂懷孕冬至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  
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  
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  
繯而死

崔瑗爲汲令爲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  
之

蘇章爲武原令時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  
度尚爲文安令遇時疾疫殺貴人饑尚開倉廩給營  
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  
奇之



周澤為澠池令奉公克已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  
韓韶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  
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饑困  
乃開倉賑之所資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  
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  
名德竟無所坐

陳登為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

吳朱桓為餘姚長往遇疫糲穀食荒貴桓分部長吏  
隱親醫藥餐粥相繼士民感戴之

晉喬智明隆慮共二縣令部人張兌為父報讐母老

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  
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  
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  
赦得免其仁感如是

華譚為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  
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  
績

范廣為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即  
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  
堂為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



米貴廣散私穀賑饑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

夏方爲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何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

曹攄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耶衆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欸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縣歎服號曰聖君

南齊周顒爲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顒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從命有嘗祇應轉竭蹶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或自經溝瀆亦有推臂斫手首目殘落貶備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嘗促輒有植杖被縕稽顙皆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筯當書偃筆爲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戒然畧聞諸縣亦處處皆蹟唯上虞似百戶一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彫罄宜應有以普救倒



縣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遠

何思澄爲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稅

梁傳岐爲始新令縣民有因鬪相毆而死者死家計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卽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掾曹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至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宗深相歎異遽以狀聞

隋房恭懿開皇初爲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文帝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帝聞而止之時應州諸縣令每朝謁帝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言魏德深大業末爲貴鄉長越王侗徵兵於郡丞元寶藏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及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悉棄去豈以



道路難乎其得人心如此

唐李大亮爲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充斥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懇田歲因大稔員半千爲武陟尉屬頻歲旱饑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饑人懷州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道存撫使謂齊宗曰公之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裴耀卿開元初爲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儲蓄之家預給其直遂無

姦僦弊公私甚以爲便

盧坦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許以織未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坦令人但就其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耳旣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常景駿爲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濫舊堤迫近水漕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柘南數里因高築堤暴水至而堤南以無水患水去而堤北稱腴田澤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駿又改造爲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北饑景駿



躬撫合境村閭必通瞻恤貧弱獨免流離

晉史圭初仕後唐同光中為寧晉令擅給驛廩以代  
饑民民甚感之及為樂壽令里人為之立碑

靜治

令長之德有仁恕有明察有強毅有清儉各行其志  
同歸於理然字人之道簡易為先不嚴而理不肅而  
成民性本靜斯得不煩之旨焉古人有足不下堂智  
周於物不求課最政寬務簡渾無朕迹化若神明幾  
乎無為之治清靜之化老氏曰治大國若烹小鮮斯  
之謂矣

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  
追曰未至阿及之還之已至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  
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與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  
者之智以少者之決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至阿鑿  
其庫兵以為農耕器出倉廩以賑貧窮阿縣大化  
必子賤魯人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  
使書憲法數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  
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  
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憂之使不得施其善  
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大治

必子賤彈鳴  
琴身不下堂



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  
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必于日我之  
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任方者勞任人者佚

漢原涉爲狄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

在馮翊之縣今

之雲陽谷口

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名不言而治

李歷爲新城長政貴無爲

後漢陳寔爲大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

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縣司官行部

吏慮有訟者自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

中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嘆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

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

劉永國字叔儒爲東城令聞其各枉者更直濁者強

清肅然無事唯以著作爲務

魏倉慈字孝仁文帝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

民畏而愛之

吉茂字叔暢爲臨汾令在官清靜吏民不恐欺

晉夏侯湛出爲野王令以卹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

清務閑優游多暇

李喬爲樂平侯相政尚清簡

王衍爲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

劉超爲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當年賦稅主



者嘗自四出結誣家皆至超但作大函封別付之使  
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  
所入有踰當年  
賀循爲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  
宋顧顛之爲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  
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顛之理繁以約縣用無  
事晝日垂簾門堦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績修  
莫能尚也

江表之爲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訟訴殷積庭  
堦嘗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嘗得無事

南齊傅翽琰之子翽爲官亦有能名後爲吳令別建  
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文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  
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  
事無不理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  
欲不理得乎後爲建康令復有能名  
梁劉霽爲海鹽令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  
何昭爲永康令以和理著稱  
後魏泉金字思道年十二爲豐陽令雖童幼而好學  
恬靜百姓安之

隋劉曠文帝開皇初爲平鄉令人有爭訟者輒丁寧



丹府元覽 靜治 卷之七十四  
曉以義理不加繩刻各自引咎而去  
魏德深煬帝大業中爲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而化  
唐張元濟隋末爲武陽令務以德教訓百姓懷之

### 廉儉

廉以自歛儉爲恭德誠以約而鮮失亦遠耻而斯在  
乃有分蒞邑政克敦清節彰明於素履率屬於頽俗  
處脂膏而弗潤立折貉而無媿服飲蔬菲器玩質樸  
唯仰給於俸祿咸抑讓其饋禮損已卹下致孝博愛  
迨乎罷秩固能治生乃至云亾曾無餘粒若乃浮雲  
公廩脫屣室家徹庖囊之具減芻秣之微雖切自修

### 亦矯激大過耳

後漢董宣爲雒陽令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  
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光武傷之  
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孔奮建武初爲姑臧長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  
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  
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  
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  
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  
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旣立節



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嘗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穀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畏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

胡紹為河南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受俸米於閣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

宋度為定陵令素杯食麥飯

范丹字史雲為萊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績紡以自

給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魏時苗字德胃為壽春令其始之官乘薄牽車黃犢

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

簿曰令來時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大

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矯激然由

此名聞天下

蜀董和漢末為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

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

儉惡衣蔬食防過踰僭為之軌制

晉杜軫為建寧令秩滿將歸群蠻追送路遺甚多軫



一無所受去如初至  
宋何子平有孝行爲六郡海虞令縣祿唯給供養一  
身妻子不犯一毫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  
養親不在爲已問者慙而退  
南齊褚球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而已

周洽歷句容曲河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  
者無以殯歛吏人爲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  
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  
故宜罪貶無論褒卹乃勅不給贈賻

梁孫謙爲寧朔將軍錢塘令洽煩以簡獄無繫囚及

去宮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餽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

却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嘗借官空庫廊居焉不事

何敬叔爲東海令在縣清廉不受饋

劉香爲餘姚令在縣清絜人有饋遺一無所受郡守

湘東王發教褒稱之

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將至百金縣曹

啓輸臺庫高祖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

表矣

何遠爲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

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



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鷄為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綢將不為古人所笑乎

嚴植之建武中為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

丘師施以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

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范述會位至臺郎

范述曾事具牧守門

陳楮玠為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

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蚩玠以非百

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

吏跼踖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達

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為信

隋高世衡為櫟陽令劉高為蕭令劉熾為成皋令大

業之末長吏多賦惟衡高及熾清節逾厲

馮履謙為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江陽尉與謙疇

舊醜鏡一面謙集寮吏遍視之曰此張公所致也吾

與之有舊吾效官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

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效官必至於此復書於使

者乃歸之

唐袁承序武德中為建昌令在任清潔士吏懷之

馮元淑為浚儀始平二縣令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

之官所乘馬牛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齋身及奴僕



每旦食而已俸祿之餘皆備公用並給與貧乏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本性不為苦  
柳公綽為渭南尉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飲不過一器歲稔復初

晉李為光初仕後唐為臨潁令已俸之外未嘗受邑人饋遺其縣署被損有年矣累政因循無復修者為光以文告乃屬縣上戶出材植人工營葺悅而使之百姓子來不數月公宇一新暨得替移家唯有大豆數石

漢鄧守中為開封令妻子不之官舍其所履有可稱

者

册府元龜終



